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创新后勤与装备力量的战略运用

潘克科 杨文哲 李学军

要点提示

创新后勤与装备力量的战略运用,应该着眼后勤与装备力量具有社会服务和建设特征积极发挥有效塑造态势的前出作用,着眼后勤与装备力量具有综合性和两用性特征积极发挥有效管控危机的稳定作用,着眼后勤与装备力量具有建设性和威慑性特征积极发挥有效遏制战争的慑止作用,着眼后勤与装备力量具有保障性基础性特征积极发挥保障打赢战争的支撑作用,实现后勤与装备力量运用价值最大化效能最大化。

战争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激烈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讲打仗就是打保障。后勤与装备力量是战争装备与物资的直接提供者,没有“粮草”就不能进行战争,而没有“先行”的“粮草”,也就无法构建胜战的舞台。同时,后勤与装备力量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军事力量的某些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表现出“非战争”属性,具有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贸和文化等多重战略价值,这就决定了后勤与装备力量运用的范围与领域更广阔,其军事战略功能更具有多重性。

积极发挥后勤与装备力量在有效塑造态势中的前出作用

后勤与装备力量由于具有社会服务和建设属性,政治外交效果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避免政治和外交风险,获取重大的战略效益和深远政治回报的军事力量运用方式。不少国家都把后勤与装备力量运用作为一种国际军事合作的重要样式和独特特征,在政治外交的紧急时刻、国家利益的攸关区域,通过后勤与装备力量运用释放军事合作诚意,运筹国际关系,平抑各种战略力量,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如美军专门组建了民事行动部队,参与科威特的基础设施、商业、公共安全、公共服务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五大领域恢复重建;在伊拉克成立了省级重建小组,对伊拉克地方管理、商业发展和农业等领域给予技术援助;在阿富汗,美军通过援建道路、诊所、学校、小型商业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等方式,争取民心。为拓宽军事合作渠道,日本悄然通过后勤与装备力量运用加强其军事影响力,向印度出口“US-2”水上飞机,向印尼、越南、东帝汶、柬埔寨、蒙古以及汤加6个国家提供扫雷、医疗等“非战斗领域”保障支援,实现其战略目标。

作为军事合作领域一种重要的力量运用模式,后勤与装备力量在国际战略博弈、实现国家对外战略和维护国家

利益过程中,必然成为有效塑造态势的重要支点和前出力量。后勤与装备力量应更加灵活地参与到国家力量、国家形象和尊严的塑造之中,充分发挥后勤与装备力量保障队、战斗队、建设队的多重作用,把服务与建设、军事存在与维护和平的功能有机融合起来,通过国际救援、国际维和、国际护航等形式拓展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力争在道义制高点上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而提升国家政治上的影响力。

积极发挥后勤与装备力量在有效管控危机中的稳定作用

安全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基础,是国家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后勤与装备力量作为同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军事力量,资源通用、行动共需,具有军民和平战两用特性,具备特有的快速反应和综合性、建设性、服务性、专业化等多维能力,必然成为国家管控危机和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及社会重建的战略力量和拳头部队。历史经验证明,能否掌握维护国家安全和管控危机的战略主动权,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后勤与装备力量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充足的物资储备、强大的投送能力、完好的装备器材能为有效控制危机扩展、阻断衍生性危机的产生、降低社会动荡奠定坚实的基础。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行动中,面对道路损坏、桥梁倒塌、交通受阻、通讯中断、余震和次生灾害频发的种种困难,我军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体系保障有力,防疫防护和医疗救治措施快捷有序,信息

发布、舆论引导、舆情分析及及时准确,发挥了稳定社会的战略作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全面检阅和展示了我国抵御风险能力。

能否掌握维护国家安全和管控危机的战略主动权,取决于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后勤与装备力量要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出发,充分发挥领域的综合性、内容的多元化、范围的广泛性优势,积极担当有效管控危机的战略力量。通过后勤与装备力量的有效运用,科学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天灾”,管控恐怖主义、地区军事冲突等“人祸”,努力解决危机过程中出现的组织乱、响应慢、资源缺、能力弱的问题,自觉防范各种风险,应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复合性风险和危机,全面提升管控危机的应对能力,为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国家战略利益提供有力的支撑。

积极发挥后勤与装备力量在有效遏制战争中的慑止作用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地区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和分裂活动层出不穷,核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形势严峻,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时期,遏制战争成为人类追求的首要选项。强大的常规武器毁伤和威慑能力以及战争准备的坚定性,更有助于在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遏制战争。2017年4月美国向阿富汗“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投下号称“炸弹之

母”GBU-43大型空爆炸弹,9月俄罗斯就在叙利亚的代尔祖尔投下被称为“炸弹之父”的巨型核炸弹。美国和俄罗斯相继投掷巨型炸弹,可以看作是信息化时代常规威慑手段的一次展示和较量。保持强有力的战略威慑,必须基于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综合运用核威慑、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威慑和军事演习、海上巡航、战备建设等多种威慑手段。武器装备力量的价值不仅在于最终“决战”“胜战”,还在于慑战止战。诞生于冷战对抗中的导弹防御系统,已从冷战“武备库”中的单一的“战争工具”,转变为信息时代国际政治舞台上遏制战争的重要手段。

有效运用后勤与装备力量,可以更加明确地体现出国家政治意志、经济能力、战争潜力、武器水平和群众基础等情况,具备直接军事行动难以实现的威慑功能。保障行动作为一种非直接的军事行动,可以更加灵活、更为坚定地表达国家意志,展示国家综合军事实力。美军认为“充足的后勤资源和能力传达着国家打持久战的意志”“后勤部队战备程度的提高和国防预备役后勤力量的启用,或数量减少了的作战资源战备程度的提高,都可以使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并指出“这些行动通常比战斗部队摆出作战姿态具有更少的挑衅性,故常被视为联合作战计划中的威慑手段”。因此,应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军事后勤与装备军民融合体系,把后勤与装备力量的应急准备和长期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发展多维空间的后勤和装备力量,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实现以有慑无、以高慑低、以少制多、以快制慢,促进后勤与装备力量威慑能力的不断跃升。

加强实战化训练环境构造

冷锋

热点冷说

●作为基地化训练的整体依托,演训环境发挥着“战场磨刀石”的作用。加强实战化训练环境构造,应当推动电磁环境构造由“粗放模拟”向“精确模拟”转变,推动实体环境构造由“形像概略”向“神似逼真”转变,推动辅助环境构造由“种类单一”向“多维全面”转变。

基地化训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重要途径,是连接训练场与战场的桥梁。作为基地化训练的整体依托,演训环境发挥着“战场磨刀石”的作用。当前,陆军训练基地在构造逼真训练环境方面,主要通过运用实装与模拟器材相结合、情境诱导与模拟显示相结合等方式手段,构造了比较复杂的战场环境,基本满足了日常训练需要,但尚存在环境构造程度不够逼真、构造内容不够全面、构造手段不够多样、构造措施不够有力、构造要求不够严实等问题。加强陆军训练基地实战化训练环境构造,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入探索。

推动电磁环境构造由“粗放模拟”向“精确模拟”转变。针对电磁环境构造模拟对手不够,参数设置缺乏针对性等问题,研究主要作战对手电子设备发展现状及作战特点,掌握其电磁频谱特征和规律,解决参数不准确、模拟不精确的问题,提高电磁环境构造的针对性;根据用频装备的不同性能、训练部队的不同规模、演训课题的不同类型、作战过程的不同时段,制定具体构造方案,实现电磁环境构造的精确化;升级改造相关设备设施弥补现有电磁环境构造能力的盲区,实时全面掌握战场电磁态势,实现电磁信号覆盖的全方位。

推动实体环境构造由“形像概略”向“神似逼真”转变。采取加强多元作战力量、共享情报信息资源等手段,使“蓝军”部队有效体现作战对手信息、火力优势,逼真模拟强敌的作战思想、原则和行动特点,为部队提供强敌的对抗实体;运用激光仿真、数据模拟、场景显示等方式模拟陆空联台平台交战对抗,使交战过程真切可感,交战结果量化可考,牵引对抗训练由“演兵”向“练打”转变;完善装甲兵、炮兵、防空兵等兵种实弹射击场,开发集实兵实弹交战火力对抗、多维态势显示、多模式传感器数据采集和综合通信为一体的城市作战数字化训练环境,采取声、光、电、火等手段,营造近似实战、如临其境的战场氛围,推动训练由“基于场地”向“基于环境”转变。

推动辅助环境构造由“种类单一”向“多维全面”转变。根据演习对侦察情报的战术需求,建立集陆海空天基侦察系统为一体的多维侦察环境,为受训部队提供情报侦察的依托和平台。通过生成战场模拟化学和生物袭击行动数据、虚拟化生袭击行动数据和防化战术行动数据,模拟核生化袭击行动和核化生杀伤破坏环境,实现核化生防护训练环境与合同战术训练环境的有机融合。依托基地训练信息系统和网络环境,构建网络探测、网络攻击、目标控制等网络系统探测等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攻防环境,为演习部队展开网络战训练奠定手段和技术基础,提高演习部队的网络攻防战法、意识和能力。通过接收和处理气象、水文部门生成的数据资料,构建水文气象环境,完成基地训练地域的中长期水文气象预报、短期水文气象预报和实时水文气象报告,并进行短期预报和实时报告的分发处理,为演习部队提供必要的相关天候环境数据保障。

挑灯看剑

警惕思维“空间迷向”

薛庆天 王洪兴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有时看到的“灯光”是星光、看到的“海洋”是陆地,有时对高度、速度、方向的感知都不正确。这种空间迷向效应也会发生在指挥员身上,如果对战争制胜机理辨析不清,作战思维陷入“空间迷向”,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远比飞机失事严重百倍。

感官上的经验主义是造成空间迷向的重要原因。指挥员身经百战,反复总结、总结提炼出的作战思维,像是嵌入内心的一面面经验之墙,构成习以为常甚至赖以决的“胜战空间”。然而,随着制胜机理的更新换代,“胜战空间”悄然变身“迷向空间”,甚至在下场战争来临时会“部队落进敌人圈套之前,思想首先落进了敌人的圈套”。

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富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形态正加速演变,如果不能跳出经验主义的窠臼,就会在自我设限中迷失方向,在亦步亦趋中贻误战机。深化练兵备战,不仅要善于清除陈旧过时的那套东西,更要找到能够照亮“迷向空间”的流星。只有坚持反思批判、务实创新,用新理念、新视野、新方法、新标准反复冲刷机械化战争的思想泥潭,找准作战理论牵引方向,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才能有效避免“穿着新鞋走老路、违背科学走弯路”,从而制胜未来战场。

打造联合作战统一网络信息空间

王利勇

观点争鸣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需要破除一切妨害网络信息体系高效、精准、一体化运作的思维、组织和技术障碍。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作战统一网络信息空间,必须做到数据标准统一、关键链路统一、运行规则统一和基础信息统一。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需要破除一切妨害网络信息体系高效、精准、一体化运作的思维、组织和技术障碍,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作战统一网络信息空间。这需要聚焦作战枢纽,从联合作战全局出发,通盘考虑联合作战网络和信息资源的组织运用,通过整体运筹充分发挥资源效用,使我军的联合作战信息运作得到整体优化。

数据标准统一。信息化联合作战强调统一性,强调大范围精准的诸军兵种协同。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就支撑不起大数据时代的联合作战。与联合作战直接相关的网络和信息运用,是一个对复杂网络和信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的过程,也是在冲突中寻求合理性的过程。强制性地要求联合作战多元主体依据统一的数据标准行事,是重要且“托底”的途径。只有明确规范各类数据标准,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客观上难以完全避免的网络和信息利用冲突,达成联合作战内在要求的互联、互通、互操

作;互联的前提是具有统一的物理接口、电气接口或协议,离不开共同的接口标准;互通的前提是具有一致的网络协议、信息格式和数据定义,离不开统一的传输协议、信息标准和数据标准;互操作的前提是具有一致的态势信息和对此信息的相对一致的理解,离不开统一的操作规程和人机界面标准。在今天的信息化联合战场上,以往战争中因炮弹口径不统一而导致作战失利已成“过去式”,但新的适应信息化战场的数据“口径”统一问题,却不能说完全解决了。国内外经验表明,联合作战涉及大范围、多领域、跨系统的网络和信息组织,只有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建立强制执行的联合作战数据分类编码标准、元数据标准、数据结构标准、数据交换格式标准和数据质量控制标准等,才有可能保证联合作战网络和信息运作协调一致。

关键链路统一。联合作战网络信息链路,指联合作战中由传感器到“射手”的联贯的信息流动过程和相应物理链路,而关键链路则指对联合作战过程乃至结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网络信息链路。统一了数据标准,网络信息体系支撑联合作战确实具备了一定基础,但能不能发挥实际效用,还取决于是否建立了敏捷、适用的关键链路。战争是由一系列彼此联系的复杂过程和复杂因素构成的。战争制胜水平的高下,在于能否比对手更快更准地把握决定性因素及其内外部联系,是否具有比对手更强的“对于各种侦察材

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能力。如果说,历史上统帅们更多地是以个人的智慧完成这一过程的话,那么在今天的信息化联合战场上将更多地依赖己方联合作战所有参与主体的共同施为,合力使关键信息得其所用,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不受限制的方式,在传感器网络、指控系统和武器平台间建立情况、构想、指令和分析判断信息之间的物理与逻辑联系,即迅速建立可灵活反应的战场网络信息关联,在信息泛滥和信息不足之间达成有效平衡,快于对手地完成“从目标到射手”的信息循环。

运行规则统一。统一网络信息体系运行规则需要改变既有范式。以为制定出一套高水平的技术标准,并据此实现各类网络和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换句话说,以为有了“标准化”“一体化”的技术平台,就可以实现联合作战网络和信息资源的整合、统筹和优化运用,那未免也太天真。网络信息体系的相关技术标准离不开它的支撑环境——适应联合作战任务需要、适应新军事革命潮流、适应信息时代特点的,标准、规范的联合作战网络和信息运作机制、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完成联合作战信息资源的整合乃至运筹,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适应任务需要和我军特点的联合作战网络和信息运作机制、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作保证。比如,全军统一的联合通信协议、规范化的联合作战平台分类信息表达与显示标准(程序)、联合作战标准程序,以及联合作战背景下诸军兵种网络和信息

协同的组织实施方法等。也只有建立起这一成体系的工作机制、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外显于形的一系列技术层面的标准、规定、制度才可能日渐成熟,并得到认真、严格的执行。

基础信息统一。军队乃至国家、社会平时积累的各类基础性信息资源,是联合作战网络信息体系赖以存在、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些基础性信息资源,既包括如地形、天候、部队的编制装备和综合保障业务领域的工作情况等,对作战行动赖以实施的环境和条件的具体反映与表达,也包括敌、友、友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心理、外交诸方面情况和知识。它们共同构成遂行联合作战任务所需要的基础信息环境。其中的信息材料,既可以作为构成联合作战信息资源的因素而进入作战信息传递和转化过程,也可能其本身不具有作战信息的属性,但可以间接地为满足联合作战的信息需求提供支持。构建联合作战统一网络信息体系,需要在全军全域层面打造统一的基础信息环境,建立统一的信息基准。这是实施联合作战行动和指挥协同的重要基础。其核心,是从数据基准层面消除各类联合作战参战力量在态势感知、武器协同、精确打击和信息传输上存在的数据冲突与不协调,将各级各类指挥信息系统、装备和作战平台纳入统一的基础信息体系,使整个联合作战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基准,以便在统一的调度下,根据联合作战需要和数据“粒度”需求,实现数据的实时响应和同步。